

文献学纲要

W

X

X

G

Y



潘树广
黄镇伟
涂小马

著

WENXIANXUE
GANGYAO

(增订本)

文献与文献学

文献的形态

文献的分类

文献的整序与揭示

文献的检索

文献的鉴别与整理

文献的典藏与传播

计算机与文献的生产和检索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献学纲要

WENXIANXUE
GANGYAO

(增订本)

潘树广
黄镇伟
涂小马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纲要: 增订本 / 潘树广, 黄镇伟, 涂小马著.
2 版.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33-3061-5

I. 文… II. ①潘…②黄…③涂… III. 文献学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53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1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2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 · · · 前言 · · · · ·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文献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当人类正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时,文献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全球经济的生长方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获取和创造性的利用,而文献学的根本任务,正是促进知识的获取手段和利用方式的科学化与高效化。

然而,关于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历来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古典文献学以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三大支柱,以文史哲为主要学科领域。现代文献学则以日新月异的多语种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为依托,活动领域遍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且更关注理、工、农、医、政、经、法。就专家群体而言,“古典”与“现代”形成两支队伍,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和出版物。两支队伍各有强项,也各有弱项。

事实上,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者虽有差异,但也有许多共通之处。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知识的载体。其次,两者的研究内容都是文献的搜集、加工、传播、利用,有共同

的规律可寻。第三,两者的根本任务,都是实现知识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第四,在实际工作中,两支队伍也经常优势互补。现代文献学家所接触的文献,常涉及传统文化的内容,如果缺乏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便难以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古典文献学家想要改变传统手工检索的低效局面,必须取得现代文献学家的帮助;至于研制古典文献全文数据库,更要古典文献学家和现代文献学家携手合作。

时代呼唤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笔者在80年代中期开始探讨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问题,部分想法已体现在《语言文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和《艺术文献检索与利用》两书中。但上述两书均属专业文献学范畴,且着眼于文献检索,而文献检索仅仅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1999年初,我与黄镇伟、涂小马两同志商议,重新编著一本文献学。其构想是:一、以“大文献学”的思路写作,力求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融会贯通。我们深感,古典文献学注重古典文献的获取与整理,现代文献学则注重追踪急剧增长的新文献。前者以静态知识为主,后者以动态信息为主。但不论前者或后者,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的载体。若舍弃前者,将会消解文化底蕴,与素质教育相悖;若忽视后者,则会疏离现实需要,与时代步伐脱节。只有将两者融会贯通,方能相得益彰,建立起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二、涉及的专业文献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兼及部分自然科学文献。三、不限于论述文献检索,构建完整的文献学学科框架,但应当以文献检索为重点内容。因为,这部分内容最切合现实的需要。教育部1998年在调整全国高校专业设置的同时,对87.55%的专业都明确提出了“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的要求。四、必须反映90年代以来文献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技术成果。

现在这本《文献学纲要》,就是按以上设想编著的。全书分为八章,内容涉及:文献与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文献的外在形态与内容分类,文献的整序、揭示、检索、鉴别、整理、典藏与传播,计算机技术在文献生产与检索中的应用。文献学的内容极为丰富,



学科体系庞大而复杂,我们这本二十六七万字的书,只是文献学的要点。对某些内容论述稍详,有些内容则点到为止,不深入展开。我们在书名上加了“纲要”二字,其用意即在于此。在编辑上,对于一些重要文献则用黑体字标出。

本书编著分工如下:潘树广设计大纲,撰写第一、四、五、八章,并审改全稿;黄镇伟撰写第二、七章;涂小马撰写第三、六章。在撰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前辈和时贤的许多著作,已在各章注释和书后参考文献中列出。其中第八章经武汉大学陈光祚教授审改,苏州大学、南通师院两校文献检索教研室的严大香、端木艺同志也对初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及时出版给予极大的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当我们完成这部书稿时,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知识的竞争,将是21世纪的世纪之争。假如本书确能为读者获取知识给予某些方法上的启迪,那将是我们得到的最美好的回报。

潘树广

2000年1月于苏州大学



第一章 文献与文献学	(1)
第一节 文献的古典意义	(2)
第二节 文献的当代定义	(4)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	(6)
第四节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大文献学	(12)
第五节 文献的功能与文献学的作用	(15)
第二章 文献的形态	(19)
第一节 文献形态的早期演变	(19)
第二节 简策与帛书	(26)
第三节 纸质文献形态的演变	(35)
第四节 图书	(41)
第五节 报纸与期刊	(45)
第六节 特种文献	(53)
第七节 声像、缩微及机读文献	(63)

第三章 文献的分类	(66)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分类方法及其演变	(66)
第二节 经部举要	(70)
第三节 史部举要	(72)
第四节 子部举要	(84)
第五节 集部举要	(87)
第六节 丛部举要	(94)
第七节 现代文献的分类	(99)
第四章 文献的整序与揭示	(102)
第一节 文献整序与揭示的基本意义	(102)
第二节 目录学与图书的有序揭示	(107)
第三节 古籍目录	(111)
第四节 现当代图书的目录	(127)
第五节 举要书目	(129)
第六节 索引	(133)
第七节 文摘	(138)
第五章 文献的检索	(142)
第一节 文献检索的涵义	(142)
第二节 文献检索的工具	(144)
第三节 怎样查找图书和论文	(154)
第四节 怎样查找人物资料	(159)
第五节 怎样查找地理资料	(169)
第六节 其他资料的查找	(172)
第六章 文献的鉴别与整理	(184)
第一节 版本的鉴别与选择	(185)
第二节 文献真伪的鉴别	(202)
第三节 校勘	(206)
第四节 标点与注释	(220)



第五节 汇编与辑佚	(225)
第七章 文献的典藏与传播	(236)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国家藏书	(237)
第二节 私人藏书	(245)
第三节 学校藏书与寺观藏书	(255)
第四节 近代图书馆藏书	(264)
第五节 现代文献收藏机构	(270)
第六节 文献的传播方式与传播障碍	(278)
第八章 计算机与文献的生产和检索	(284)
第一节 计算机与文献生产	(284)
第二节 电子出版物	(286)
第三节 计算机文献检索概说	(288)
第四节 检索意图的表达	(291)
第五节 光盘检索	(298)
第六节 网络检索	(306)
参考文献	(316)
附录一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目录	(318)
附录二 四角号码检字法	(320)
附录三 古籍点校通例(初稿)	(322)
附录四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 Internet 及其相关名词的中文推荐名	(325)
附录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326)
附录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 代码	(339)
增订后记	(342)

第一章 文献与文献学

“文献”，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

说它熟悉，是因为人们平时接触“文献”一词的机会不算少。打开电视机，“文献记录片”不时映入眼帘；翻阅图书资料，经常见到以“文献”命名的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专利文献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现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以“文献”命名的研究机构或信息中心也有许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等。

说它陌生，是因为人们隐约感到，在不同的语境中，文献似有不同的内涵，一时难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至于文献学，似乎更难以说清。同样是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上海出版的《文献学讲义》和南京出版的《文献学概论》内容竟是如此之不同；武汉出版的《科技文献学》，又是另一种路子。

其实这并不奇怪。古往今来，文献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文献学也有古典与现代之分。何况，中外学者对文献和文献学的涵义，本来就见仁见智，解说不一。本书首先要论述的，就是文献与文献学的概念问题。

第一节 文献的古典意义

“文”、“献”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汉代郑玄注：“献，贤也。”并以“文章贤才不足”解释“文献不足”（何晏：《论语集解》引）。宋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文，典籍也；献，贤也。”郑玄、朱熹的解释大体一致：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自然包括他们的言论和他们所掌握的史料。以上，代表了汉、宋学者对文献的理解。

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文献通考》。这是一部考述上古至南宋中期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著作，马氏在序言中解释了此书的命名来由：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可见，马端临秉承了前代学者对文献的见解并有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马氏著书的行文格式，有意将“文”和“献”明确区分：“文”（叙事）顶格书写，“献”（论事）低一字书写，互为印证。（见图 1-1）如果马氏本人有按语，再低一格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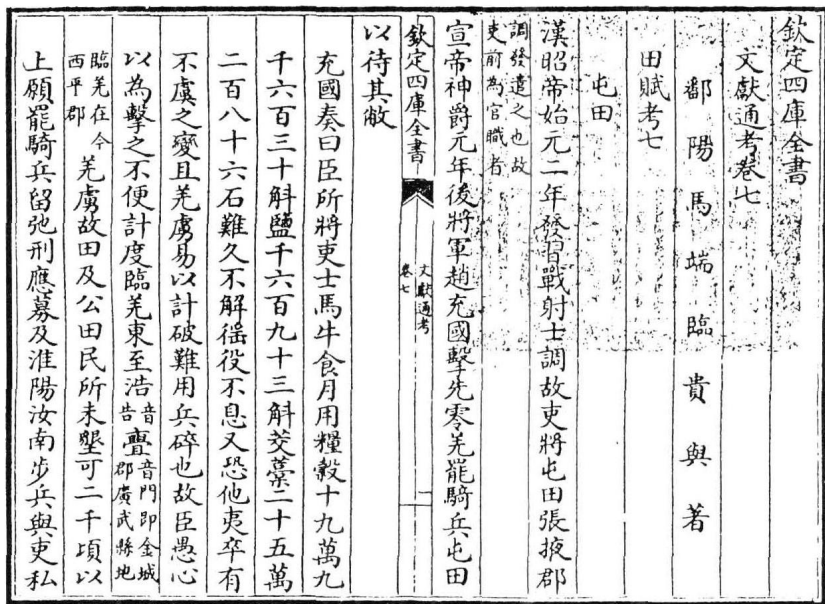


图 1-1 《文献通考》书影

后来,文献一词发生偏义,从兼指典籍与贤人变为偏指典籍。例如,元代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末四句云:

车轮日出扶桑树,
笠盖天倾北极星。
我欲东夷访文献,
归来中土校全经。

诗中的文献是指典籍,具体指中国已散佚的经籍。古人以为,秦始皇时,方士徐福东渡求仙,是随带一批书籍的,去的地方就是日本。由于当时尚未焚书坑儒,这批书籍幸存于日本。欧阳修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杨维桢说他也很想东渡日本,寻访中土已散佚的典籍。

明代以来,人们所说的文献,通常是指有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如明代永乐年间,编纂了一部大型类书,辑录了明初以前各类图书资料,这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就叫《文献大成》(后更名为《永乐大典》)。

第二节 文献的当代定义

我国当代学者给文献下的定义有多种表述方式,或简或繁,不尽一致。198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给文献下了简明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现在,这一定义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被广泛引用。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定义虽然只有10个字,但涵义是丰富的。

第一,记录有知识的载体,才能称之为文献。也就是说,提供知识是文献的本质属性。从知识的时间跨度看,既包括古书上记载的知识,也包括不断涌现的新知识。从知识的学科归属看,也是没有限制的,如历史文献记载着历史知识,地理文献记载着地理知识,科技文献记载着科技知识等。那种以为“文献”是“古文献”的代名词的看法是片面的。同样,以为“文献”只是文史知识的载体,或以为单指科技文献,这都是以偏概全。

第二,所谓“一切载体”,是强调记录知识的物质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古代的知识载体有金石、竹帛,后来有了纸张,现代又有感光材料(如缩微胶卷)、磁性材料(如磁带、磁盘)等纸质文献历史悠久,曾为人类知识的保存和传播立下不朽的功勋,至今仍广泛使用。但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于此。例如,我国有不少古籍珍本流传于国外,在国内已查不到原件了,但国内一些大图书馆收藏着这些珍本图书的缩微胶卷,我们应懂得如何利用。

第三,记录知识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书写、印刷、录音、录像等。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光盘为载体的多媒体“文献库”已陆续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例如,1998年底,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和中共福建省委编辑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多媒体光盘,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下属的闽教电脑多媒体有限公司发行。(见图1-2)《文献库》用三张光盘收录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五届三中全会20年间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重大历史事件纪要,共计1400多万字,1000余幅照片,60多段影视镜头,以及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录音等。读者可以按目录浏览,也可以进行自由词模糊检索,迅速查到你所需要的格言、观点、事件、图片,还可以打印、拷贝。



图1-2 《改革开放二十年重要文献库》多媒体光盘

这里有必要说明文献一词的英译。

与文献相应的英文名词主要有两个:document 和 literature。document 除含文献的意义外,还有文件、证件之意;而 literature 则多指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题的文献。此外,document 包括印刷品以外的文字记录,如碑文、古币图文等,而 literature 一般只指书刊资料。〔1〕

〔1〕 袁翰青,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图书馆,1964(2)

第三节 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籍,研究内容主要是考证古籍源流以及整理古籍的理论与方法。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这门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对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相当于提要),然后编纂出群书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

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或以广义的“校雠学”来概括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说,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参阅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事实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王欣夫(1901~1966)在《文献学讲义》中指出,编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校雠是整理材料的方法。他又指出“这三个内容本来是三位一体的,不应该分什么先后”,并通俗地解说三者的关系:

刘向的方式是:先校雠,次目录。而校雠又必须先有本子(其时无版本)。这是做研究工作的程序。至于从学习的程序来说,应该先知道有什么书,就要翻查目录。得到了书,要知道有什么刻本和什么刻本比较可靠,就要检查版本。有了可靠的版本,然后再做研究工作,于是需要懂得怎样来校雠。(《文献学讲义》第一章)



当然,我们说目录、版本、校雠是古典文献学的三个主要内容,并不等于说文献学仅限于这三项内容。例如东汉的郑玄,为群经作注,致力于文献的解读;南宋的郑樵,著有《通志·校雠略》,致力于文献工作的理论总结;明代的胡应麟,著有《四部正讹》,致力于文献的辨伪;清代的章学诚,在文献编纂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提出校雠学的根本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郑玄、郑樵、胡应麟、章学诚都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继承了向歆之学,又都以自己的著述拓展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

尽管我国的文献学已有悠久的历史,出现过众多的文献学家,但正式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完成了《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一书的撰写。郑氏兄弟在此书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郑氏兄弟对文献的解释,显得有点特别。但当我们仔细考察此书各章节的内容后,便可发现郑氏兄弟心目中的文献学,实与刘氏父子开创的文献学一脉相承。

郑氏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言,其余六章依次为: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结集”论历代图书的分类、著录与散佚,属目录学范围;“审订”论历代图书编校,属校雠学范围;“讲习”论历代学术,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翻译”论佛经翻译与佛经目录,科技书籍翻译与西学书目;“编纂”论类书、丛书之编纂;“刻印”论印刷源流与版本类别。可见,《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的内容,系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心,但论述范围有所扩展。

1957~1960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文献学课程,讲课内容围绕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展开。讲稿《文献学讲义》经他的学生徐鹏整理,于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年出新1版)。这部著作,大体上反映了6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古典文献学这一学科体系的认识。

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部古典文献学著作,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版),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

(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等。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齐鲁书社 1988~1998 年版),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册。此书名为《校雠广义》,实际上是系统的古典文献学著作。全书 120 万字,对传统的文献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古典文献学著作,便可发现,这些著作一方面仍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点(可谓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可谓发展传统)。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以较多篇幅论述了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及其丰硕成果(纂方志、编字典、辑丛书等),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则论及文献的聚散、文献的体式、文献的典藏与阅读等。

于是,如何建构古典文献学的完整体系,便提到了议事日程。洪湛侯在 1987 年发表的《古典文献学的重要课题——兼论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杭州大学学报》1987 年 2 期),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把文献学的内容限于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恐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这三个方面“侧重于讲授文献整理方法”。他认为,完整意义的文献学,应包括“体、法、史、论”四个部分。体,是指文献的载体、体裁和体例;法,指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等文献整理方法;史,即文献学史;论,即文献学理论。后来,洪湛侯编著了《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该书所分四编——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理论编,便是循此思路写的。关于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建设问题的研究向来薄弱,而《中国文献学新编》以“理论编”作了专门论述,这是一大进步,可惜的是,该编主要是介绍古代学者在目录、校勘等方面的理论贡献(与前两编内容有些重复),而不是作者本人对文献学理论范畴的总体性阐述。尽管如此,洪湛侯关于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的论述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1993 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周彦文主编的《中国文献学》。周氏认为,“目录、版本、校雠都是处理文献的工具理念……并非不重要,但不能当作文献学的重心来处理”,明确提出“一定要把文献学还给文献本身”,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应是各类型文献产生和演变的探究,及其和学术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一认识,他们